

片」、「紅樹林的海時代」的經歷，接續走進由巨象化石迎接的「古琵琶湖的化石」廳觀看陳列擺設的化石，在跟著「琵琶湖的演變」地質時序行進的同時，跟著科學家的腳步「實地調查」後轉進「研究室內分析」(註10)。



圖10. 「Exhibition Gallery-A」: Geological History of lake Biwa.

展示設計及策展其實沒有對與錯的二元評價問題，就像琵琶湖博物館及飛驒世界文化中心的HIDA MUESUEM兩種全然不同設計風格的展示，其實並沒有優劣的問題。如在藝術普羅化的呼聲與主張不絕於耳的今日，對於達文西的《蒙納麗莎的微笑》一作，世人們依舊是以熱烈的參觀數字與高度的評價看待著它。不論是因為達文西（藝術家）傳奇性天才生涯，或是作品（藝術作品）中展現的科學性透視法，又或者是仰慕文藝復興時期的進步與復古社會氛圍（藝術史），取決於不同的成因評定而出的藝術價值在觀眾的普遍經驗中獲得了認同。觀眾是評價者的假定回到本文企圖由博物館的展示來看博物館這個前提來看時，講述故事的內容、場景、手法，營造與觀眾之間的互動，其

實可說是博物館這個知識載體被肯定與否的關鍵。換句話來說，展示其實沒有好壞之分，但是在觀眾進入博物館展示廳的那一刻起，不同的經歷背景的觀眾將做出抉擇。不管這樣的抉擇理性與否，都將是博物館形象的一部份，也都將是觀眾決定是否再踏入博物館的關鍵之一。

#### IV對照、學習、創新

去年度的「展示規劃讀書會」(註11)當中大部分講師會提及的經驗是：當你扮演過一個博物館策展人（或是展示設計者）的角色之後，參觀博物館的經驗，就將不再是那麼單純的了。博物館面對群眾的多樣性似乎由此亦可見端倪。對策展人或展示設計者而言，博物館展示廳呈現的結果，如果將之比擬為文學作品或藝術媒材作品，或許同時可將這些人比擬為藝術創作者。藝術作品的價值需要被觀眾真定與論述認同，創作者卻不一定是最佳的作品詮釋者，這或許是藝術史學家（或美學家）努力在闡述的理念。對展示策劃正在進行中的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而言，有些經驗正在交錯。內容價值在討論中出現，設計概念媒材在變動中成形，展示內容與手法如火如荼進行，卻也同時出現創作的堅持與不妥協。該如何在這些交錯的經驗與走訪不同博物館展示廳的經驗中，學習並實踐出博物館的形象，或許是我個人期待努力的方向。

走進博物館的展示廳裡，每個人都將是觀眾，也將是評斷者，內容與空間的複合經驗將完備每個觀眾的參觀學習。再回到本文初「博物館究竟又該用什麼樣的觀點理解與親近？」這樣的問題點時，讓我們先看看博物館的定義